

# 自然之美 赤子之心

## ——浅议彭常安先生油画的人文内涵

王兆雷

艺术求寄托，文学求共鸣。这两句话概括了艺术和文学有益于涵养我们精神愉悦与内心充实的文化属性。比如我们在欣赏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千里江山图》的时候，看到画面上烟波浩渺的江河、绵延起伏的群山、宁静致远的村庄、独钓寒江雪的渔翁、天上自由翱翔的大雁、到处都呈现出的无限生机、锦绣山河，给人以无限遐想、无限联想，画面气象万千之气势，将王希孟的艺术理想、人生预期、家国情怀、人文关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人文情怀，用艺术的手法寄托在作品之中，启发我们对艺术向往的灵感。《千里江山图》构成了一幅美妙生动、活灵活现的江南山水图，层峦叠嶂、绵延不绝、高山流水、源远流长、天高云淡、山水一色、动静结合而呈现出锦绣山河的气象万千。怎能不

让人感慨万千、心潮澎湃。天、地、人时空的纵横交错、和谐有序的场面，让人不禁产生“心向往之”的感慨。当我们欣赏这样的艺术作品时，就会让人安静下来，让浮躁喧嚣的心能静下来，治愈我们的心灵、启发我们的性情、涵养我们的天人合一、人文情怀的艺术内涵。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所在。也验证了“静能生慧”“圣人以静观天下”的意境。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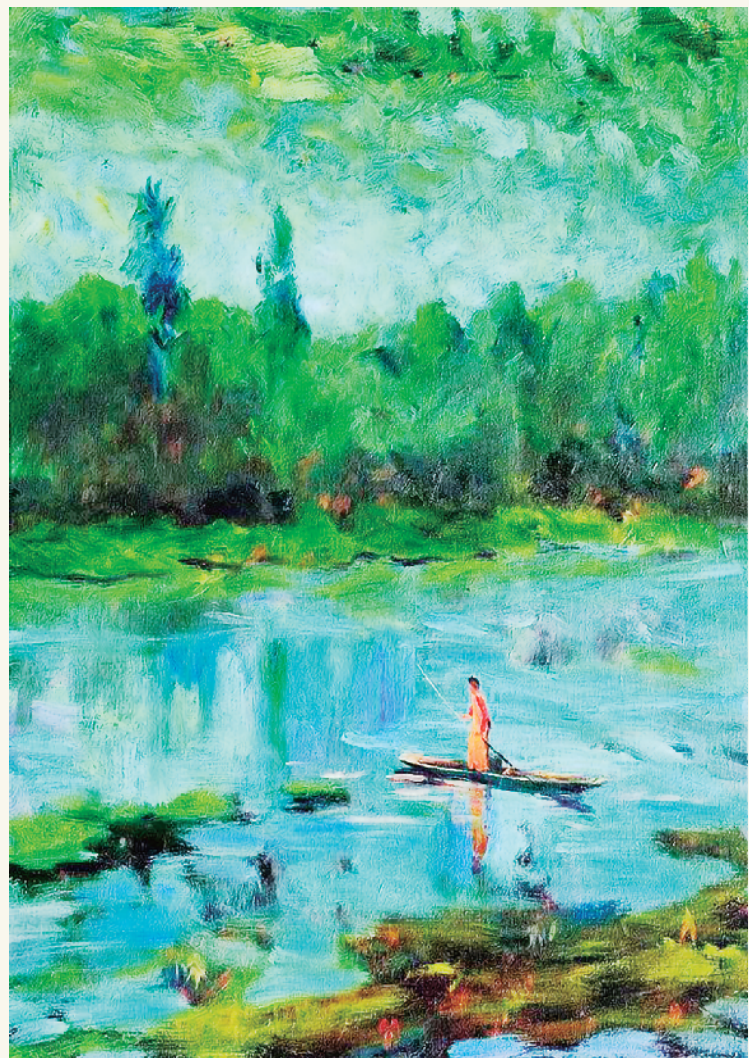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十二讲》中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艺术与天地人》，文中对中国传统艺术做了一个经典的评论：天有气象，地有境界，人有风格。在此气象境界之中有此风格，配合起来，这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中国画便以此“气象”“境界”与“风格”之三者合一。天地大自然，一切是景，里面有主人，有了生意，

便有了“情”。中国画要求在画中见性情。画中有性情，则此画家之性情自会跃然出现。而欣赏此画者之性情也从而唤起。因此即看壁上那一株柳，一双燕，只觉我心无上愉快，那即是我性情获得恰到好处。则作画虽是一种自然描写，却也在画中国画出了一个人文之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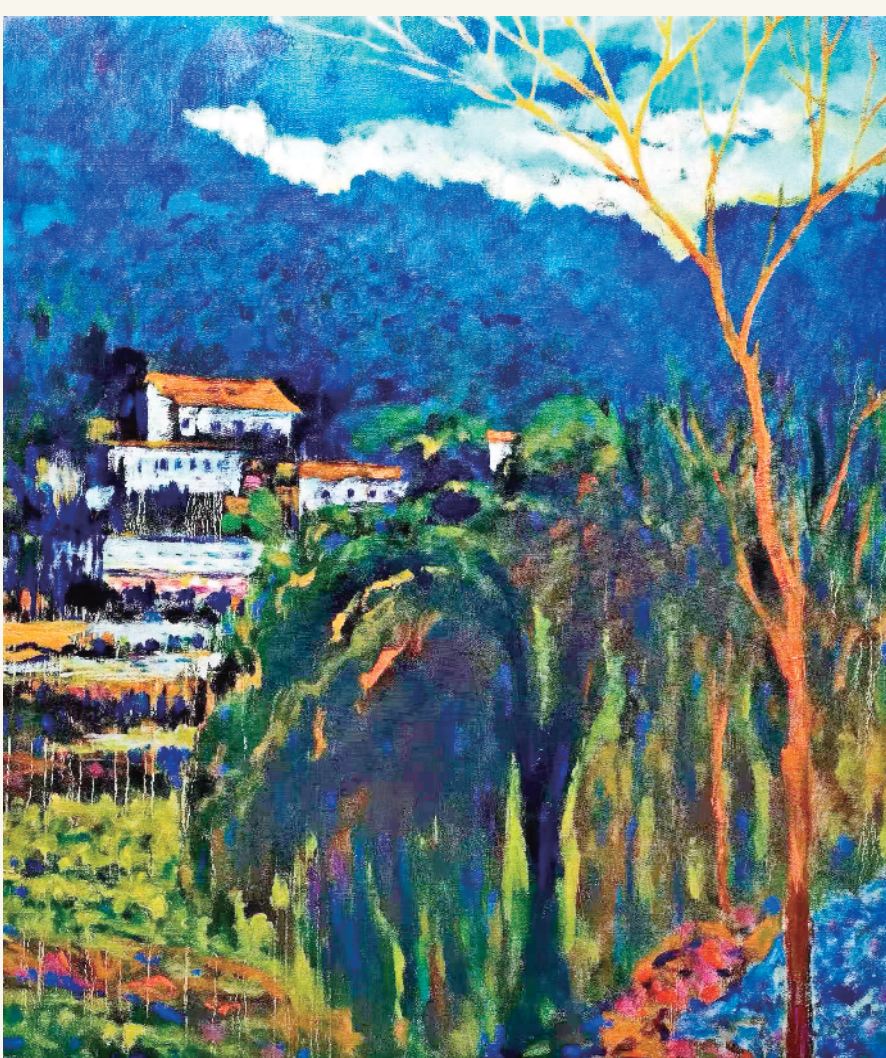
现代著名油画家彭常安先生，他的油画风格以中国传统艺术为根基，融合汲取西方油画的色彩搭配，自成一派，既有中国传统艺术守正的一面，也有西方油画中对人性自由的诉求、人文理念的向往。他借助色彩纵横有序的搭配，表现空间的深远以及视觉的关注点，凭着中国传统艺术山水画的功底，在色与景的衔接中表现出热爱大地的情感与赤子之心。以丰富而细腻的色彩表达道法自然、天人和谐以及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对

美丽中国情怀的向往。新时代以来，美丽中国建设、绿色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乡土、乡情、乡魂、乡恋是其风景画的主要元素。希望唤起人们对自然之美的向往，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去寻求能安慰我们精神的愉悦与内心充实的艺术与文学。

艺术求寄托，文学求共鸣。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赤子之心，作为文艺工作者，我常常在思考如何平衡好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文学与艺术、科技与工作、科技需要向善的理念。思考的虽然有些宏大，但是如果脱离了“王道不外乎人文”“科技需要向善”的人文情怀，如果脱离了守望相助、扶危相扶持的乡恋。那么，就会被时代的潮流所摒弃。这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深远意义。



家珍河上泛小舟 彭常安作



予昂故里 彭常安作

# 桑葚儿红 桑葚儿紫 (纪实)

陈世群

下班后坐同事的车回家，走到卢家沟边，看到沟坎上两棵小桑树，心形边微绿油油的叶子，随风不停向路人揖首。同事停车，走到桑树前摘了七八片桑叶，洗净甩干，用塑料袋装好，说是上小学的女儿正在学养蚕玩，早上出门时央求弄些桑叶，这些油绿鲜嫩的桑叶够小棉袄养她那两个蚕宝宝几天了。

看着眼前的小桑树，我不由得想起家乡稻田边沟坎上的两排高大的桑树，那是我儿时的乐园和扎了根的记忆。

我的家乡在原恒口区大同公社的王彪店，处于安康西路坝中心，用著名散文家陈长吟先生在新浪博客中的话说：“北有大秦岭，南有凤凰山，月河似银链，飘逸在中间，恒口到五里，夹着王彪店，人称白菜心，美名不虚传，安康西路坝，喂养我长大，走遍了天涯，还是坝上娃。”整个西路坝是安康的稻米主产地，都是一展平的水稻田，一年种两季，冬麦夏稻，丰饶秀美。稻米养人，行得再远，坝上娃的故土情结是永远割舍不了的。

安康沟上就是兴桑养蚕产丝绸之地，那时候恒口有安康最大的缫丝厂，当时叫安康地区缫丝厂，当地俗称缫丝厂，还有专门研究蚕业的蚕种厂。蚕桑作为安康传统的富民产业，当时每个生产队都利用坡地或房旁屋后、沟渠坎边，栽桑养蚕，每年养十几或几十张蚕，卖给收购站或缫丝厂，作为副业，增加生产队集体收入。据说那时缫丝厂生产的丝，全部由外贸部门统一收购，通过天津口岸销往国外。

我们村子有一条穿村而过的泥土大路，天晴硬似钢，下雨泥巴汤。土路向北直抵汉白公路，向南直通月河，沿大路东西两边都是稻田。路西边有东红队几百亩稻田的小黄金水道。大路靠沟边和沟西边的水稻田坎上，队上栽了一百余米长两排桑树，每到春夏季节，桑叶绿桑葚儿(当地把桑葚叫桑葚儿)红桑葚儿紫的时候，就是村里孩子们天堂。

不必说绿盎盎的秧秧，青黛黛的远山，

棉朵朵的浮云，灰黧黧的瓦土房；也不必说青蛙儿在秧田里鸣唱，秧子在秧秧里垒窝孵蛋，红的黄的蜻蜓忽上忽下地盘旋在稻田上空捕捉小飞虫。单是桑荫下的小沟里，就有无限趣味。泥鳅在这里忽窜，蝌蚪们在这里摇尾，扯开水草，有时会发现鲫鱼，挖开泥土，还会掏出拳头大的蚌壳，还有黄鳝，你若用铁丝钩串上蚯蚓逗它，便会一口咬住，被钩住的身子扭得像麻花。小沟坎上散开着红的蓝的紫的白的野花，小蜜蜂和蝴蝶翩翩飞舞，交替采花，热闹得像逛庙会。最惬意的是在沟里洗完澡，爬上浓密清凉的桑树，摘紫红的或紫黑的桑葚儿吃，红的桑葚儿太酸，吃一颗牙都会酸掉，紫桑葚儿甘甜多汁，饱满诱人，以至于染紫了手指，黑紫了嘴唇，连牙齿都有些蓝紫色，一时间洗都洗不掉。如果汗水掉在汗衫上，那斑点很不好洗，母亲发现后，就会瞪着慈爱的眼睛叨叨：“好好的汗衫，看你弄的！”作势要打，却狠不下心，只好扒下衫子去细心洗。倘若有的桑葚儿结得高，也曾因此弄坏了桑枝和桑叶，被高个儿队长泽强叔发现后，会拿着细枝条子，咋呼着撵我们：“碎总的，快下来，再让我发现弄断桑树枝桑树叶，扣你爸你妈工分！”我们一伙碎娃们就吓得一哄而散，像一群惊散的小猴子。再想吃那诱人紫桑葚儿，就只能偷偷在大人们中午歇工的时候去爬树，小心翼翼，生怕弄坏桑枝桑叶。那可是队里的钱串子啊。

有时候桑树生虫，出现缀叶成卷或叠叶，队里会撒一些“六六粉”杀虫，结满桑葚儿的树也不例外。这时候队长叔会扯着喉咙吼：“各家看好自己的碎娃儿，桑树撒药了，不许去偷吃桑葚儿！”遇到我们在桑树下玩，就会佯装恶狠狠地咋呼我们：“要是上树偷吃桑葚儿，打断你们的腿！”这时候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满树玛瑙似的诱人的桑葚儿。

我家房屋坐西朝东，面对着鲤鱼山，说是风水好，一家姐弟俩都考上学，跃出家门，村里人有羡慕有眼红的。房前有两棵枣树、一棵石榴树、几棵榆树和椿树，南面有一条小沟流过，沟边的自留地边栽有几颗

桑树和白杨树，桑树很老，树干都是翻裂的，像个破肚子的老猴猴。那时的父亲是生产小队的会计，也是个老实而豁达的人，爱唱几句陕南花鼓子，爱谈古今。夏夜乘凉，不少叔伯、大哥们都喜欢围在我家门前的小沟边闲聊讲故事。父亲有一肚子的说唐，尤其是讲薛仁贵征东征西最精彩，很吸引人。大人们闲聊的时候，也说一些笑话。20世纪80年代初，村上刚刚通电点上电灯，村里王叔的媳妇，没文化但养蚕是个好手，以前经常点煤油灯照看蚕宝宝，走出蚕室就吹灭油灯以节省煤油。点上电灯后，出门前就对着电灯泡吹，怎么也吹不灭，急得就喊自己男人。王叔进屋后拍了媳妇一巴掌：“瓜婆娘，门后开关绳一拉电灯就灭，你吹啥呢！”村里人知道后，常常笑话。大人们说只要吃饱穿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不正是当年憧憬的那个社会生活么。

小时候就常在大人们的闲聊和故事中成长。记得父亲还讲过桑树“气破肚”的故事。说是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派兵追杀刘秀。刘秀跑到京城，逃呀逃，眼看就要被追上了，幸遇路旁有一农夫套一骡一马犁地，刘秀逃无可逃，躲无可躲，急中生智，遂藏在犁沟里。追兵过去后，刘秀如惊弓之鸟，风餐露宿，继续逃跑。那时兵荒马乱，常常是走几天不见人家，这天实在饿得走不动了，眼睛发黑，一头倒在一棵桑树下。恰逢桑葚成熟季节，有几棵桑葚恰好掉在刘秀嘴里，刘秀正值饥渴要命之际，口尝桑葚觉得十分甜蜜，就立即翻身爬起采摘桑葚，饱餐一顿。人在难时得救，往往感恩不尽，就许愿愿说：“若将来能中兴汉室，登基为君，定要知恩厚报，封功桑树。”后来，刘秀打败王莽，中兴了汉朝，登基为君，念念不忘救过他性命的桑树，便派大臣来到他当年遇难的封赏桑树。这时正值冬季，树木都落叶了，桑树、椿树并立，真假难辨，大臣把金牌挂在椿树身上，错封桑功于椿树，封椿树为树中之王，让椿树比别的树长得既快又高。因赏罚不明，桑树冤气满腹，气破了肚。据说椿树很不好意思，面红心红连发的椿芽

也是红的，所以就叫红椿树。旁边的白杨树对这件事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分明是桑树救过刘秀的命，没有捞上挂金牌，反倒给椿树挂上，它觉得椿树不应该冒领人家的奖赏，便夺别人的功劳，这样做是不知羞耻。劝告椿树赶快还给人家，椿树却不声不响不理它，白杨树叶子哗哗作响，那是拍着巴掌笑话椿树呢。

桑葚儿紫的时候，也是割麦子、插秧的时候，也就是三夏大忙。上百亩的麦子齐黄，金黄的麦浪，在社员的眼里就是金串子、命根子，在那个大家都贫穷的年代，有粮，活着就有底气，只有把粮食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端稳自己的饭碗。布谷鸟仿佛成天都在催人：快快快割！快快快割！为了抢收，生产队会组织社员夜战割麦子，仿佛打仗一样，男女老少齐上阵，大人们割，碎娃们插，让每一支麦穗都归仓。夜战割麦，队上会给参战的社员发一个杠子馍，又大又实在的杠子馍，一个足以管饱。饥饿的年代，这东西像山珍海味一样美。

割完麦子，就给田里放水，犁田耙田，撒芽子栽秧，然后插秧拔秧。伺候稻谷成长，这时候生产队的男女劳力是不许缺工的，有小病都得坚持。忙碌的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人们也就在桑葚儿年年紫的日子里盼望着如桑葚儿般甜蜜的生活。

土地承包到户之后，人们只顾着侍弄庄稼粮肚子，桑树也老化了，缺少管护，渐渐有枯死的。后来村里翻修大路边的灌溉沟时，桑树都被砍了。

现在回乡，家乡的泥土路早已成了水泥路，两边盖满了一排排楼房，不复当年的影子，路边的沟已变成下水道，路上奔忙的是小轿车、摩托车。稻田变成了万亩花观赏基地，樱花、海棠、红叶李、紫薇、梅花、桂花等从春到秋竞相吐艳，一个个工业园区、经济孵化区拔地而起，整齐漂亮移民社区的安居楼像当年的秧苗一样疯长。城镇化的进程让“白菜心”地带的稻桑渐渐雾稀，桑葚儿也只能从拼多多或者京东里买了。

不知道是第几次来造访凤堰古梯田了，这里似乎有种独特的磁力，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在夏天来过，那时，层层梯田，绿浪滚滚，白墙黛瓦的民房点缀其间，宛若现代童话；我在秋天来过，那时，这里稻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我在初冬来过，那时，这里万木萧疏，只有层层梯田无声。

现在是五月，我又跟随市群艺馆采风团来到这里。五月，灌满水，等待插秧的凤堰古梯田，层层叠叠，在阳光下波光潋滟，宛若无数明镜闪闪烁烁。穿越时光隧道，我仿佛看见，200多年前，在湖广移民填陕南的历史大背景下，从湖南长沙迁徙而来的吴氏先民，在这里筑路修渠、垦荒造田的伟大壮举。恍惚间，关于凤堰古梯田的美丽传说浮现在脑海里——相传清代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里，吴氏家族途径汉阴凤凰山南，只见这里山峻水秀、古木森森，并有凤凰乘祥云在山顶上空盘旋，云雾缭绕之间，似有粉墙黛瓦的花屋浮现，便当即决定留下吴氏族人定居此地。当地居民张开广阔的怀抱接纳了他们。移民们在此地无私地传播南方先进的种植技术与文化知识，与当地居民同心协力，互施援手，筑坝修渠，开凿梯田，一代又一代，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给后人留下了万亩梯田，也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作为秦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凤堰古梯田是中国移民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人与自然结合的伟大杰作。如今，万亩古梯田里，春天，油菜花灿烂如金；秋天，稻浪滚滚；农舍散落田间，农人辛勤耕作，老人儿童在田园间悠然漫步。放眼这集山水田园、村、寨、庙为一体的美丽景观，放眼这俨然“金山银山”的万亩古梯田，我不仅追问：凤堰古梯田留给后人的精神密码是什么呢？

带着这探寻、这追问，我们参观了吴家花屋。吴家花屋是吴氏先民居住此地两年之后所建。据说，是按照那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中“花屋”的样子修建的，有种如梦似幻的神秘感。

吴家花屋坐落在凤堰古梯田景区内茨沟村头的田畴巷陌之间，周围山水环抱，青松依依，好像一个神仙去处。它是“湖广填陕西”移民开发陕南的历史见证，也是移民人勤劳智慧的结晶。吴家花屋粉墙黛瓦、青砖砌墙、屋宇俨然。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屋，自然质朴、厚重大气。一走进院子，我就被它的气场镇住了。我仿佛看见了吴氏先民率领智慧的工匠们在这里烧瓦做砖的忙碌身影，听见了他们挑土抬石的铿锵之声、伐木做梁的夯育之歌。遥想当年，在那交通不便、没有任何现代化工具的时代，建造这样一座大气磅礴的屋宇，该需要多大的气魄和勇气啊。我们走进东院，摩挲着巨大的榨油杆、石碾、石磨，看着存粮的大小谷仓、以及各种农具；欣赏着古老的雕花木床、红彤彤的花轿，先民们劳动生活的场景和婚嫁习俗，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走进西院，这里展示的文房四宝、八仙桌、太师椅、书画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主人曾是耕读之家，并在家业壮大之后，经商办学，德润四方。二楼廊柱上的那副对联“文教启蒙礼仪行进，仁爱至善修德成家”，正是吴氏先祖造福一方的真实写照。

参观完吴家花屋出来，我内心一直激荡着历史的回声。恍惚间，觉得吴氏先祖创业的脚步还在耳畔回响。据说，凤堰古梯田内，与吴家花屋一样满载历史风尘的清代古民居、古寨堡还有十余处，都是与梯田开发密切相关的文物建筑，只可惜时间有限，来不及参观。

采风最后的节目是在农家乐用餐。农家乐的餐饮充满浓郁的烟火气，香味扑鼻，还没开吃，已是馋涎欲滴。满桌子的菜，是凤堰古梯田内农家生活的集中展示：小白菜、豌豆角是地里现摘的；土鸡是农家喂养的；腊肉是自家熏制的；豆腐是石磨磨的豆浆做的。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人，在餐桌上实实在在的接受着农耕文化的熏陶，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安逸与美好。我不由自主地在内心感叹：自然的，就是美好的。自然的，就是和谐的。自然的，就是永恒的。自然的，必定山高水长。

在凤堰古梯田辗转一天，犹如浸润在天然氧吧里，犹如沐浴在精神的甘露里。有种被滋养的满足和被滋润的甜蜜。我深深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凤堰古梯田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艰苦创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凤堰古梯田给我们的重要人生启迪；而包容共存、努力发展则是凤堰古梯田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

是的。丰衣足食、悠然自得的农耕文明不仅是古人的生存理想，也是我们的向往与追求。

# 乡间夏天

王宗辉

走进乡间的夏天，宛如走进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

雨，下得很及时，一连四五个小时，就会在傍晚或凌晨降两三小时的雨。雨声簌簌，既挡住了上涨的气温，也补给了万物。瞧去，坡土总透着湿气，蓬松松的，像覆了厚厚的奶油，用手扒开，粗壮的蚯蚓和肥嫩的土蚕随处可见。

靠河边的田，刚插上秧，一片水光潋滟的景致，几处并排的电杆低垂着，也在田上映上了一弯一弯的细线，黑色的燕子，三五只或七八只地在这里觅食，斜飞。田里都蓄着一抔深的水，水清澈见底，有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蝌蚪，核桃大的田螺，以及满嘴胡须的泥鳅。

这时节最不缺水，村边的灌溉渠，白花花的山泉水日夜奔腾。望去，一条满渠的水，沿路流进了生产队开挖的水沟，最后网田地灌进每家每户的田块。池塘已到了高位，像一口嵌在大地上装满水的锅。塘中央，几朵荷叶，悄悄地钻出水面，塘四周，扎进水的草根给小鱼小虾创造了家园，不过，当家园的还有青蛙。

桑树超出想象的繁茂，瞧去，每根枝条都向上伸了一大截，叶子都密密地把顶上空交织填满，形成一道道天然的绿墙。在野外，瞅准时机疯长的不止树，草也在拼命。草多到能自己寻着吃，肥嫩的杂草是牛的最爱，当牛大口地卷起一嘴草时，草茎的断裂声就脆生生地传来，可惜牛吃得并不细致，常从沾满白沫子的唇齿间，掉下一撮一撮的草叶。鱼鹰草、车前草、蒲公英遍地都是。还有一种田坎边长的果子叫蛇莓，玻璃珠那么大，一长一大片，鲜艳的红色，常惹得人直咽口水。野桑树上，挂满了黑长的桑葚，鸟吃得高兴了，就朝天空吼一嗓子。

房前屋后的杏子、李子、桃子渐次成熟了，半遮半掩地出现在人的视野。花园里的朱顶红、月季、栀子、石榴也渐次地把庭院装饰一番。母鸡带着一窝小鸡，咕咕地在门前闲转，黄狗在门边眯眼，小猫在黄狗边打盹儿。宽敞的院坝，晾晒着刚收回来的粮食，机灵的麻雀总小心翼翼地偷食。正午，随着一天最高气温的来临，村子里听不见鸟叫了，也听不见叫喊声了，高高矮矮的烟囱，接二连三地冒出一根根炊烟，一支烟的工夫，饭食的香味就溢满村庄。

# 到凤堰古梯田去

魏田田